

大陸行脚

鄒君實

鼓足勇氣回鄉探親

自三年前來美國與隔絕了卅多年的親人先後取得連繫，獲知同輩份者尚有同胞兄弟各一人，直系親屬已衍至第四代，平時書信往返，難以傾吐心聲，立興還鄉探親意念。親屬們知道我有此心願一致來信肯定表示，他們不需要任何物質幫助，只希望有生之年，手足間能見一面，別無他求，侄甥輩更直截了當來信說：只需我負擔來回飛機票，食宿交通均由他們負責安排。正在猶豫中，適遇幾位熟識友人，皆係最近由大陸探親歸來，他們也都認為，假如要回去探親，趕緊趁早，中共的事很難預料，誰也沒有把握，說不定又來一次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時想回去也回不成了。因此鼓足勇氣，貿然走上「洛杉磯——台北——香港」（這是兩年前美國西部中國電視節目的片首標題）回鄉探親的行程。

俗語云「百聞不如一見」，照這句話的意思，什麼事情傳聞的不如眼見的真實，根據我這次還鄉的經驗，並非盡然，因為我國幅員遼闊，社

會層面又廣，能够親眼看見的畢竟有限，顯然耳聞的要比眼見的多，何況有些地方事實上根本無法可以看得見，如果耳聞的，並非道聽途說，而是當事人自身的經歷或是親眼得見的事實，仍然可以稱得上是「第一手資料」，所以見與聞實具有同等的價值。

血腥遍地觸目驚心

這次還鄉主要目的是探親掃墓，計為時四十五天，經歷了八個省份（廣東、湖南、湖北、江蘇、山東、河北、河南）及八大都市（廣州、長沙、武漢、南京、上海、蘇州、天津、北平）所見到的親屬，在中共竊據大陸卅多年來，天災人禍，清算鬥爭，屠殺勞改，同胞們所受的慘痛遭遇，真是一言難盡，傷痕累累，血腥遍地，觸目驚心，不忍卒親，相見恍如隔世，那些血淚交織的陰影，隨時縈迴腦際，不能忘懷。返回美國，正是洋人的節日，聖誕與新年相繼來臨，歌舞昇平，到處是溢揚着歡樂的氣象，除夕在同村裏中國友人家參加餐會，適有一對甫自大陸歸來

的夫婦，放映他們在華山敦煌等處遊覽的幻燈片，不僅內容拍攝精緻，且有詳細說明，西北方向正是我這次未曾去過的地方，瞻仰中華文物與錦繡河山，不禁引起無比依戀與嚮往，惟念及大陸人民所過的沒有自由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更是悲憤交集，感慨萬千！迨至執筆為文，內心感情特別激動，不知從何說起，只好想到那裏就寫那裏，雜亂無章，無層次可言，只求真情流露傾訴心聲而已。

去年十月下旬，由香港進入廣州，第一個目的地即是武漢，接待我的晚輩在廣州車站見面時，特向他們約法三章；一、非不得已不與公家人員碰面；二、不坐飛機，交通以火車輪船的二等艙位為原則；三、食以家常便飯為主，外出不進酒樓，專上小吃館。此外住宿多安排在親人家中，彼等皆是想盡辦法騰出臥室。

我家祖塋原在漢陽三里坡，那是一片平坦田野之地，嗣因興關馬路，皆已遷葬現址的「扁担山」，掃墓那一天，由侄兒等陪同按圖索驥找了老半天才尋到，所幸我民國卅七年由重慶遷回老

母靈柩安葬時所豎立的一塊石碑尚能保全，據說在當時混亂局勢中，乃是我家大房一位侄孫媳婦，千辛萬苦，不顧一切困難才能遷葬成功，對這位前年過世，長我十多歲的侄孫媳婦未能見到最後一面，抱憾萬分！又據侄輩云：「扁担山」是武漢最大的一處公共墓地，已埋葬了一百四十萬人的墳墓，目前的人死了想埋在此地頗不容易，武漢現時人口是三百七十萬，人死火葬都得排隊登記等上十天半月，大陸人民竟是死無葬身之地，直到死也得不到自由，夫復何言！

生活落後交通混亂

在漢口探望一位八十歲的寡嫂，她一個人孤苦零仃的住在江漢路（昔稱後花樓）一間古老的房子裏，爲了談話方便，特地約在附近一家「冠生園」餐館見面，她第一句話就問：「你們那裏買東西要不要計劃？」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經侄輩解釋，始知乃是指糧票、布票等有限制之意。江漢路一帶昔日乃是漢口最繁華整潔的地區，這家餐館仍是一棟五層樓「洋房」的舊建築，過去都稱得上是一流公共場所，目前僅在第五層樓上才有一間廁所，其污穢程度竟然超越馬路邊的公廁，簡直無法以文字來形容，令人不敢相信，從前所謂的首善之區，如今竟會變成破落戶。

我也尋訪過五十多年前孩童時代之舊居，街道環境絲毫未有改變，並且發現居民燒飯所用燃料仍是「炭元」（是用水拌攪煤渣，雙手合成的煤球）放在街路邊曬太陽，這個名稱恐怕只有武漢人才知道，它比煤球還要落伍。一羣小孩子圍

着一個矮攤子玩轉糖人的把戲（用糖熬成濃漿在石板畫成人物花鳥），與我孩提時代的景象完全一樣，當時腦子裏立刻想起了前年美國威斯康辛州，一位老年婦女參加組團去大陸觀光歸來時，在機場對記者談話的兩句結語：「我們動身前心理上已有準備，但是決不相信今天世界上，仍然有人會過那樣的生活。」實際她所經歷見到的與我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別，過去也常聽去過大陸的人士講，大陸生活落後五十年，事實上不僅落後，不如說是停滯退步更爲恰當。

武漢三鎮交通，因有長江漢水兩座大橋連貫，公車路線增多，一般說來尚稱方便，可是交通秩序混亂達於極點，行人過馬路，自行車、各型汽車，各行其是，互不相讓，置身其中，莫不心驚肉跳，他們似乎從來不知道什麼是「交通安全」。有次應一位姻親長者之邀在家中便餐，飯後安排參觀武漢大橋（這位姻親是資深老教授，目前地位相當國立大學校長，如果不經他的安排，不能參觀內部的全貌），事畢，我向陪同人員表示觀感：「武漢的交通建設，確有不少進步，但交通秩序之混亂，公共衛生之惡劣（我列舉了許多事例）似乎配合不上，何以省市當局竟充耳不聞，視若無親呢？」他的反應只是一副莫可奈何神態，默然微微的苦笑。

機關幹部尸位素餐

在武漢逗留五天，買了長江輪船票去南京，在船上靜靜回想那幾天所看見的種種形象，歸納初步所得印象，發覺一般人都成了「樣版」，男女

老幼衣着顏色一致，面部都是冷漠的表情，也可以說沒有表情，人與人之間缺少和諧，更談不上禮貌，雖然各處皆可見到「一切爲人民」，「熱心服務，禮貌待人」的大字標語，而舟車碼頭爭吵叫罵，有時動武，累見不鮮，各級工作人員根本也不曉得什麼叫做「服務」。這也難怪，因爲大陸上各行各業都是公營，工作人員拿薪水混日子，待遇不好，却是鐵飯碗，反正好壞都是一回事。在船上同艙相對鋪位是一卅多歲沉默寡言的職業婦女，閒談中獲知她是上海工學院學機械的大學生，她自謙的表示畢業的那一年正是鬧文化大革命，所學不多，目前在某地一家機器廠當工程師，畢業後工作了十二年，每月薪水只有五十七元人民幣（約合美金廿六元左右），她的愛人（對配偶的稱呼）早一年畢業也不過是六十二元的月薪，此行係出差南京開會，可能順道同上海探望母親，問起她的出差費，除車船旅宿費之外，每天只有一元，要包括一日三餐及交通雜費，據我所知在大陸各地每餐飯最低也需人民幣五角錢，真無從計算他們如何够用。又我的那位姻親老教授，曾對我說，去年公出美國幾個月，超級市場的大門也未曾進去，僅只買了一架照相機而且負債，其幼子背後暗地告訴我，他父親去美國除了交通食宿按實支報，每月只有卅元外匯的零用金，當可概見一切。想起生活在台灣的同胞，出國觀光時，政府一次給予官價外匯美金二千元（可能還不止此數）個人如有親屬在美國，每年亦可結匯一千五百元，與中共控制外匯之嚴苛刻薄，真不可同日而語，同時台灣人民還有自由外匯可供

使用，又豈是大陸人民意想得到的事呢？

中共統制大陸的經濟形式，向只存在全民所有制（國營）和勞動羣衆集體所有制兩種，所謂勞動羣衆集體所有制，實際係指人民公社而言，事實上衣食住行，開門七件事，無一不是公營，連上海、南京街頭巷尾賣湯圓、雲吞、担担麵的小店都是公營。自從所謂自由市場開放以來，這種公營形式的缺點顯然全部暴露無遺，有次在武昌郊外見到一菜市場裏面的大白菜，堆積如山，問津者少，將要腐爛，那些工作人員閒着無事，坐在一旁，吸煙聊天，自得其樂，蓋事不關己也，而市場外面由鄉下人自己運來擺在地上的蔬菜，囤購的人特別多，經打聽原來所售價格比較僅只一分錢之差，這種趨勢自然很快會影響其他各行各業，所以中共掌權者不得不提出強調保護「個體」經濟合法權益，最近在其修改憲法案報告中說：「中國存在國營、集體和個體三種經濟形式，各在一定範圍內有其優越性，但應堅持在國營經濟佔主導地位的前提下，發展多種形式的經濟以利整個國民經濟的繁榮。」又說：「中國地廣人多，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這倒是一句老實話），今後經濟發展，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在中央的集中的統一領導下，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做到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中共向來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這兩年迫於解決「待業青年」問題，不得不放鬆所謂集體經濟的發展，但是它的幹部那種作風，能够及時改得過來嗎？機關幹部的寫照是：「一杯茶、一包煙、

一張報紙混一天」。另有一首打油詩，以「買葱」爲題描繪它的腐化情形淋漓盡致、維妙維肖，特抄錄如下，奇文共賞：

公用電話本姓公，擺在辦公室正中；
張三抓起電話機，私掛長途去山東；
途經八個中途站，歷時四十五分鐘；
路遙線長情況雜，好不容易才接通；
找到親戚王二麻，叫他速寄兩斤蔥。

胡娜事件自打嘴巴

我在去天津的火車上看到報紙登載天津市受到中央及國務院特別表揚的一則新聞，原因是天津市在三個月達成了集體商業網點近六百個（集體商業就是公司組織），不明根由的人可能對這項表揚莫名其妙，若是明白真相，便會知道天津市創下這項紀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據統計，在中共現行的制度下，建立一個網點，要經過局以上的單位，幾重轉接和關卡，過去這些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去視察現場，必須要有車接送，去到以後還要煙茶酒飯招待，稍不如意就予刁難，即或所有關卡都取得通過，欲取得執照，已是半年以後的事。聽說新到任的這位市長，是採取現場辦公的辦法，每天召集所有有關部門一起到現場視察，能當場拍板就拍板，不能的至少五天就可定案，易言之以五天代替了半年，如此的效率，自然值得表揚的了。

十一月初在上海，適值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全國人口普查的主要數字（中共自稱是一次高質

量的人口普查），大陸人口爲一、〇三一、八八二、五一一人，其中男性佔百分之五一·五，女性佔百分之四八·五，每十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五九·九人，高中六、六二二人，初中一七、七八八人，小學三五、三七七人，文盲或半文盲爲二三五、八二〇、〇〇二人。從以上的數字中，我們不難對大陸種種問題尋到答案。毛酋在世嘗言：「人多好辦事」，事實告訴我們是人多却辦不好事，何況中共極權專政以來，一向主張外行領導內行，視知識份子爲「臭老九」，即或在暴政統治下，壓榨人民血汗，在物質建設方面有些進步，但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瀕於極端的破產。由上海赴蘇州的列車上，我同對坐的兩位教授閒談，曾提到一些回國的觀感，他們都承認這些事實，並無可諱言是教育問題。

鄧小平上台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論調後，老百姓目擊自由世界現實生活狀況，與大陸社會貧苦落後的客觀事實，以作判斷根據，必然不禁要問：「社會主義社會比資本主義社會究竟好在什麼地方呢？」如果硬要死皮賴臉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具有先天的優越性，誰還會相信？它的網球國手，世代都是吃共黨奶水長大的胡娜，在美國請求政治庇護，堅決不願返回大陸，共黨常言：「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誠然由胡娜的行爲足以證明它是用自己的話打自己的嘴巴。中共深深體察到胡案事態嚴重，非同小可，迭次叫囂並不惜以撤退舊金山領事館相威脅，要求美國將胡娜遣返大陸，這不僅是爲了面子問題，因胡案的發展，影響所及將促使共產體制提

早趨向沒落崩潰的境地。難怪中共自從揭開鐵幕與外界接觸以來，提心吊胆，惟恐大陸人民沾上了資本主義思想色彩，想盡辦法限制觀光客與人民溝通接近及行動自由，殊不知畢竟一手難以遮蓋天下人的耳目。中共中央最近又提出：「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推行「五講四美運動」，五講是：「講文明」、「講禮貌」、「講道德」、「講紀律」、「講衛生」；四美是：「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交通要道，公共場所，遍處皆是巨幅標語，雖觸目並不驚心，馬路上車廂裏，隨地吐痰，拋棄果皮如故，擠公車不排隊，照常衝鋒陷陣，老百姓似乎麻木不仁，未有絲毫的反應，一粒石子投在水中，尚會引起泡沫漣漪，如此所謂的運動從何「講」起，真是「美」也難得美了。

正人君子無法立足

一日由北平故宮博物院出來，順道經過「人民廣場」，回首忽見毛酋的巨幅掛相仍舊懸掛在天安門上，不禁以驚奇的口氣向陪行者詢問究竟：「前年我在美國，明明看到電視螢光幕與新聞報紙上，有將這幅掛相卸下來的鏡頭與照片，何以現在又掛起來了？」答稱：「鄧小平初上台的作風，處處顯示他對老毛思想作重新評價，積極加強其對『凡是派』的鬥爭，高唱現代化論調，主張幹部要『青年化』『知識化』『專業化』，致使許多靠『毛頭』（這是目前大陸一般人民對毛酋的稱呼，充分表露出對毛的憎恨與唾棄的心

態）起家的人大起反感與恐慌。鄧後來發覺不對勁，國務院的命令走不出北京的大門，故又不得不將這幅偶像再掛起來。」我們在步行途中，由這件事慢慢談到毛酋在世之時，搞個人崇拜的許多故事。

自從林彪喊出了「毛○○萬壽無疆」的口號後（原稱毛○○萬歲），無形中更進一步將「毛酋」的帝王之尊捧成「奉若神明」，到處都是掛的毛相或用水泥塑造的石像，連廁所裏都要放一本毛語錄，平時打電話接通以後，要先唸一段毛語錄才能講話，探親訪友叩門時也須先唸毛語錄對方才會開門，各單位工作人員須「早請示」，「晚匯報」，即上班下班都要必恭必敬排列整齊站在毛像面前鞠躬並讀毛語錄，如同燒香唸咒一般，有次一人於唸完毛語錄後，將「向您老人家請示」這句話，錯唸成「老人家向你請示」，當場被身旁的人以反革命現行犯糾送問罪，結果判了七年徒刑，又「毛頭」的巨幅掛像，照例每年必須卸下來重新油漆一次，這位負責油漆的畫師，是毛的小同鄉，有一次因為那幅掛像豎立太高，不能抬進屋去，畫師站在一旁不在意的用湖南腔說：「直着抬不進去，把它打倒過來再抬。」當場也是不由分說以反動罪名送究，最後下放新疆勞改十多年，毛頭死後，有人認為畫師確是冤枉，特地派專人到湖南調查，證明確實是一句鄉土話，乃予平反，可是這位畫師固執着湖南驕子的脾氣說：「我根本沒有錯，也用不着平反」，寧願老死邊疆，却不願返回北京。

在那一段腥風血雨的歲月中，人人自危，惶

惶不可終日，稍一不慎即身陷囹圄，甚或召來殺身之禍，類此種種莫須有的冤獄案件，層出不窮，不勝枚舉。共黨創始人之一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曾云：「共產專政制度，必然會產生暴君，：理想和道義早被淹沒，正人君子無法立足，高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羣鷹犬，來實現他的獨裁權力，也自然有一羣逢迎權勢的拳小，任意胡作妄為。」他「厭惡共產主義制度，歎息它變質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真乃一針見血肺腑之言。

物資缺乏精神空虛

在還鄉一個半月的日子裏，連一塊好豆腐也吃不着，豆漿也是清水，究其原因，原來他們的豆腐豆漿皆是二水貨的豆餅做成的，黃豆榨了油便成豆餅，豆餅原是拿去做肥料用的，怎好做豆腐。可是另外却發現大陸人民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一種矛盾現象，他們平時省吃儉用，例如電燈泡多用五支光，滿室昏暗，捨瓦斯爐不用，寧可燒煤球，烏烟瘴氣，為的是求經濟和省電，但很多人家都有黑白電視或收錄兩用的錄音機，却沒有人用電鍋，更不必說冰箱，事實上電鍋冰箱比電視、錄音機省電而又價廉，目前他們還醉心國外出品的彩色電視及其他舶來品的手錶、打火機等，他們似乎否定了共黨唯物理論，偏重於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了。

談起大陸人民的精神食糧更是空虛的可憐，大眾傳播千篇一律的官樣文章，從前還可偶爾由「參考消息」中獲得一點點新聞，「參考」是對內部發行的一種新聞紙類，後來領導階層察覺這

些參考消息流傳日廣，發生不良作用，另外發行一種名之曰「大參考」，祇限於高幹才能看到，原來的變成「小參考」，內容貧乏，依舊淪為「樣版」，例如胡娜在美國請求政治庇護，投奔自由，國際上鬧翻了天，大陸老百姓竟是茫然無知，即可證明。他們偶爾從電視上或廣播中，聞見一些新鮮的東西，如「校園歌曲」、「鄧麗君歌唱專輯」，暗中彼此會產生心照不宣的喜悅，中共想在這方面真正做到滴水不漏，天衣無縫也是不容易的事，譬如電視上一位說相聲的，謔平劇「蕭何追韓信」的故事，內容是：「蕭何追到韓信，再度上朝保本，漢王很驚訝的問蕭何：韓信既是騎馬而逃，你何以很快能將他追回？蕭何俯首答稱：臣知韓信未帶『全國通用的糧票』，逃不出咸陽縣境，故終於將其追回也。」三言兩語幽了一默，却充分的表露了人民對「糧票」怨恨不滿的心聲，這個節目播出不久，立即遭到禁映，說相聲的很久沒有在螢光幕上露面了，因為「糧票」與「戶口」為中共限制人民行動自由的兩大法寶，斷不容許受到評議，這也許就是大陸人民特別喜愛電視與收音機的原因。

全民嚮往自由中國

我國固有文化，源遠流長，根基深厚，儘管中共竊據大陸，毛酋極權專政，胡搞了幾十年，而傳統優良文化與倫理道德，依然根深蒂固，隱藏人心，由下面幾件事例可以看出：

我去北大圖書館尋找一項個人家族的資料，在研究生與教師閱覽室裏，遇見一位外國學生（好

像是英國人）與另一中國學生正在討論一部我國清代醒世勵俗的舊小說「九尾龜」，那是民國十幾年上海大達圖書公司出版的「一折八扣」翻版書（即定價一元只售八分）他們既是做學術研究，故特別向他們說明這部書的版本不好，錯字特別多，因為中國文字一字之差往往會影響全篇旨意，希加注意，並儘可能另覓舊版本的書來看。這兩位學生對我的講話很感興趣，尤其對我寫的字凝視很久並說：「你老人家寫的中國字，特別好看！」以後我在「友誼商店」中購買一塊上海出品專供外銷的檀香皂，包裝商標上沒有一個簡體字（因為此廠牌的檀香皂，老一輩的喜歡用），另外徑單特地送我的「清詩別裁」與「詞綜」兩本舊文學的書，是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封面古色古香，封裏前言扉頁從頭至尾也找不出一個簡體字，據告此書是為贈送某次人大會出席代表每人一部所專印的，我正感驚奇時，伊續稱：這事並不稀奇，最近某些大學選列有「論語」課程，郵票上採用鐘鼎文的古字哩！

在南京謁中山陵，正是國父誕辰紀念日的後一天，見一老者坐在輪椅上，由四位中年人抬着，拾級而上，進入紀念堂獻上花圈，上面寫的是「中山先生永垂不朽」，行禮畢站立門前「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石碑旁留影後離去，（筆者也在此處拍攝一照）據探知那位老者係從歐洲回國華僑，垂年八十又七矣。

一日逛玄武湖，遇見幾批幼稚園的童生郊遊，天真活潑、嬉笑可愛，我隨在隊伍後面向他們說

：「好好走，排整齊，替你們照相。」不意其中幾個小孩回頭看我，異口同聲的喊：「爺爺好！」一時使我感動下淚，因為這次還鄉最不習慣的就是人際關係的稱謂，不論長幼尊卑都是一律以什麼「同志」、「愛人」、「師傅」相稱呼，想不到這一羣幼稚園兒童的心目中竟然尚有倫理觀念，知道像我年歲模樣的人，應稱「爺爺」，足見共產思想毒素尚未流傳至新生的一代，怎不令人喜極而泣！走筆至此，緬懷先總統 蔣公高瞻遠矚，當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洶湧浪潮後不久，提出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的主張與號召，揭發文化三大綱領為倫理、民主、科學，特別將倫理列為首要，蓋其主旨是民主倫理化，則民主不致成為權利相爭的局面；科學民主化，則科學對人類將能有益而無害，三者相配合，可使新舊融洽，為舊傳統現代化開闢新路，由以上幾則小故事，正可看出是中國社會文化舊傳統倫理精神的自然流露，大可激發人心，視作文化復興運動的響應，更可以證明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已不是單方面的政治號召，而是整個大陸經過幾十年歷史空前浩劫，大家認定應走的一條道路。

可斷言者：即使中共搞統戰利用什麼「政治學台北」、「經濟學台灣」，種種陰謀，它決不敢在倫理親情上來做統戰工作，果真中共亦來利用倫理親情，亦來復興中國文化傳統的倫理精神，則無疑是他們自己加速共產政權的崩潰，反過來講這也是促使共黨政權加速崩潰唯一最有效的途徑！

概括來說，在大陸一個半月時間，所經歷過的

地方，印象較佳的仍是上海，最壞的是我老家武漢。在上海還可以依稀的尋回過去生活上些許的情趣，如城隍廟的鬧市，各項小吃，九曲橋畔的茶樓，澡堂裏的擦背修腳（最近半年才開放）等服務，一次在著有名氣的「喬家棚」點心店買饅頭，售貨小姐見我手邊帶的「糧票」（凡是米麵做成的點心食物都需要糧票）不夠，和顏悅色的說：「沒有關係，你盡量買，不夠的糧票我代你付。」如此濃郁的人情味，其他地方是很難見到的。同程由北平經過武漢，特地在漢口大智門下車，由侄輩安排就近住進「璇宮飯店」，它是五十年前漢口開設的唯一一大旅店，目前仍然列為全國八大觀光飯店之一（陳舊古老，實不夠格），甫經坐定，服務生即進房來遞上一張表格謂：「請你重填一張」，一看竟然是「外國人住宿登記表」，心中頓起反感，立時去到櫃檯對帳房小姐說：

「我明明是中國人，而且出生在武漢，何以要我登記為外國人呢？」他一副冷漠表情，用滿口湖北腔回答：「我們都是這樣辦的。」我十分氣憤的表示：「如果你們只接待外賓，我立刻搬出，我早年住璇宮飯店，你們都未出世哩！」（民國卅七年筆者回里安葬老母，曾在該店住了五天）這時櫃檯屋裏出來一位年歲較長的男士，連聲道歉，事後始知對外賓收費比華僑要高一倍，想不到年輕的一輩，居然認錢不認人到了如此地步。結束還鄉之行歸來再度經過香港，友好紛紛詢問觀感，我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在大陸四十五天，經過了不少地方，未曾看見一個有曲線的女人，到了香港就是兩個世界了。」隨着作了以下幾點結論：

物質建設沒有進步，
精神文明整體破產；

人民沒有基本自由，
生活不能維持溫飽；
毛澤東思想陰魂不散，
鄧小平四化問題甚多。

中華民族本屬一體，海峽兩岸人民自是一家，大陸同胞的希望確實是寄託在自由中國的台灣，自由中國的前途與出路在光復大陸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中共濫用那些什麼「回歸」、「認同」等名詞，實質上毫無存在的意義，最後特引用自大陸逃美的曾繁存君在「苦戀」影片座談會中的談話擇要，作為本文的結束：「反共不是反華，愛國並非愛政權，反共不必依賴教條與口號，而是訴諸人性與感情」。筆者一直認為：同大陸探親並不構成「親共」，共產黨罪該萬死，人民無罪！

癸亥元宵節於休士頓。

英文商業社交函電大全

Commercial and Social Correspondence Vols. I&II

許祖惇 著

上下冊合售360元

著者曾任台大、淡江、文化大學外文系教授，現任東吳大學英文系專任教授，本書取材新穎，內容充實。商業函電，就詢價、報價、推銷、訂貨、發貨、船運及船運單據，匯票及信用狀、收賬、信用查詢、除購索賠及補償、代理商、銀行、保險等項，分別列敘規章手續，並有函電範例四百餘篇，求職與履歷範例尤詳。社交函電分請帖回柬、慶賀與弔唁、慰問與道謝、介紹、道歉等章，範例二百餘篇。上下兩冊廿五開本六八一頁。合售新台幣三百六十元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